

亨利·基辛格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本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外交家
周恩来最强有力的外交对手
美利坚第一说客

本书全面展示了一个德国犹太移民在美国的传奇政治经历

基辛格傳



乔纳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基辛格传

乔纳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基辛格传

乔纳森 著

责任编辑 陈金川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314 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15-03664-2/I·505

定 价 18.80 元



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



周恩来与基辛格——一代外交巨人在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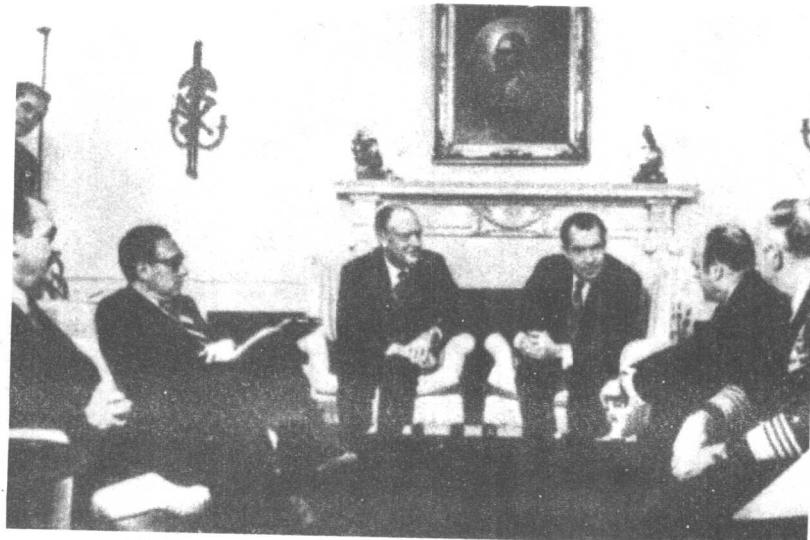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叶剑英、黄华等到机场迎接



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夕同记者在一起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同美驻约旦大使商谈约旦危机问题



白宫的中国通。左起：赫尔姆斯，基辛格，罗杰斯，尼克松，莱尔德，穆勒



基辛格在白宫新闻发布室宣布越南谈判突破。



基辛格和尼克松磋商



1971年7月7日，印巴危机期间，基辛格访问印度时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一起



基辛格和尼克松访苏时在克里姆林宫散步



1973年9月22日，基辛格在白宫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时，带领父母、儿女同尼克松总统合影



在中国的战略磋商。左起：基辛格、尼克松、齐格勒



老挝作战行动开始后基辛格与尼克松的一次商谈



基辛格在飞机上办公



1989年11月邓小平亲切会见基辛格博士

目 录

第一 章	哈佛逸材	(1)
第二 章	志在白宫	(17)
第三 章	最佳搭档	(41)
第四 章	直上青云	(58)
第五 章	巧施连环套	(77)
第六 章	巴黎秘谈	(93)
第七 章	鱼钩计划	(116)
第八 章	谈判背后	(135)
第九 章	和平之路	(174)
第十 章	诺贝尔和平奖	(218)
第十一章	飞越喜马拉雅山	(244)
第十二章	超级国务卿	(269)
第十三章	闪电战的幕后	(289)
第十四章	穿越核战阴影	(314)
第十五章	中东旋风	(330)
第十六章	倾倒好莱坞	(371)
尾 声	昨夜星辰	(395)

第一章

哈 佛 逸 材

1923年5月27日。傍晚。

一阵狂风夹杂着暴雨横扫了德国的南部地区。风呼呼地吹着，豆大的雨点像断了线的珍珠噼噼啪啪洒落在大地上。

距慕尼黑市100多公里的犹太人聚居地菲尔特市，人们没有像往日一样在街头漫步、聊天，而是静静地呆在家里。女人们一边做着针线活，男人们吸着烟卷，一边倾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以及不时传来的树枝折断的声音。

“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汇进了风雨声中。亨利·基辛格就诞生在这座著名的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里。

基辛格的父亲路易·基辛格当时35岁，在一所专为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开办的女子中学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班主任。早先，路易的父亲也是当教员的，犹太教的传统在父子间承袭了下来，基辛格的父亲总是按犹太传统过安息日、新年和赎罪日的。基辛格的父亲是一位好老师，胸襟开阔，非常和气，从不粗暴惩罚学生。母亲葆拉·丝特恩·基辛格，生基辛格的时候才21岁。她出生在一个中产阶层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做得一手犹太好菜，在家里是“管家的”。他们夫妇俩的第二个男孩名叫瓦尔特·伯恩哈德，比哥哥小一岁。一家人住在马蒂尔登大街一所公寓的二楼，有一套五间的套房。家里藏书不少，还有一架钢琴。基辛格小时候喜爱读书，却从不摸琴。

基辛格 7 岁那年，希特勒的青年暴徒在他故乡巴伐利亚州菲尔特镇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谁是犹太人，谁就成了他们行凶的对象。基辛格和他的犹太同学常常遭到毒打。事隔多年，基辛格还对一位采访者讲起，那几年，只要一见街上有一帮小伙子迎面走来，他就躲到马路对面去。

幼年时的基辛格，顽皮而又活泼，喜欢踢足球，特别喜欢同女孩子厮混。他常扯人家的小辫儿，后来稍大一点，又喜欢让姑娘们陪他一道在街上溜逛，而且总是挑最漂亮的姑娘。

基辛格一家都是虔诚的教徒，常常一块去做礼拜。基辛格是自愿去的，做礼拜时完全沉浸在一片虔诚的气氛之中。他祷告起来十分认真。

读小学时，他在班上很活跃，常常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而且当他知道问题答案的时候，也爱回答问题，但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生。

在基辛格家这一对男孩日渐长大的时候，纳粹势力也日益猖獗起来。事实上，在整个 20 年代，纳粹党在巴伐利亚一带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在 1930 年，希特勒的冲锋队员就耀武扬威地掌握了菲尔特镇的权力。

当希特勒开始实行他那蓄谋已久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时，德国大约有 50 万犹太人。在菲尔特的 8 万居民中，犹太人约占 3000 人。在希特勒眼里菲尔特长期来允许犹太人存在，这对亚利安人的纯洁性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挑战。他把这个小城镇看成是个犹太国。当时，德国各地的犹太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辛格一家也不例外。说实在的，连死去的犹太人也未能幸免。镇上的犹太人公墓就被纳粹分子挖掉了。那座“犹太人教堂”，还有另外一座小一点的，也都在同一天被夷为平地。犹太人的铺子全部关闭。卍字旗取代了六角星旗。反犹主义的包围圈一天紧似一天了。

基辛格当时亲眼目睹了他所认识的菲尔特人被纳粹分子杀

害。他后来写道：“美国人很难想象民族灾难是怎么回事。”就连他父亲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人，在1933年也被解雇了。他一时简直不能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只盼着这场恶梦早日结束。

基辛格家小弟兄俩踢足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后来干脆就没有了。他俩同其他犹太孩子一起，从原来的中学里被赶了出来，转到一所专收犹太人的学校。一时，街道变成了战场。成群结队的德国青年到处寻衅闹事。这些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取得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资格。他们专在基辛格、瓦尔特以及他们的犹太同学身上恣意逞凶。

青少年的本性往往会同他们所处的纳粹恐怖环境发生冲突，因此做父母的不得不告诫孩子，让他们懂得一时的任性，可能闯出大祸。

基辛格的母亲不许孩子跟外面的孩子一块玩，成天把他们关在院子里。那时，菲尔特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排着队在街上唱歌，穿着制服游行。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看着那些孩子，弄不懂为什么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小哥儿俩只好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基辛格未满14周岁以前，他就有了12位亲人死在纳粹手中。他的父亲在失去教师的工作，从而也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之后，还曾经以为这种反犹疯狂或许能很快过去，因此还曾竭力忍熬过。他的母亲一直掌管着家中的大事，这是因为父亲路易斯总是埋头读他的那些书籍和沉湎于他的梦想之中。迫害最终变得不堪忍受，于是母亲保拉劝说父亲路易斯离开德国。出于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全家生存的考虑，他们全家于1938年去了伦敦，幸亏为时尚不算太晚。保拉在伦敦的姑母又帮他们去了纽约。

基辛格一家总算走得及时，使自己免于站在纳粹分子在整个欧洲杀掉的600万犹太人之列。1933年，希特勒正式上台那年，菲尔特有3000名犹太人，但到1945年举行战后的第一次宗教仪式

时，只剩下 70 个了。基辛格一家是在 1938 年 8 月逃离那里的。过了 3 个月，11 月 9 日和 10 日，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迫害犹太人风潮”，希特勒青年团员和冲锋队员在整个德国把犹太人的生命财产摧残殆尽。

基辛格那年 15 岁，应当已经记得当时所受的谩骂、毒打和侮辱了。然而，他总是尽量把这些往事对自己的影响说得轻一些。他曾对一位德国记者说：“我在菲尔特的那段生活，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想不起有过什么值得回味和高兴的时刻。”他对别的采访者也讲过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话。他说：“我的那段童年生活，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不痛快，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受并不强烈。对于孩子来说，那些事情往往并不那么严重。现在有一种时髦的做法，就是用精神分析法来解释一切。可是我要告诉你，童年时代经历的那些政治迫害，并没有决定我的生活。”

人们对基辛格这种态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说是“好心的遗忘”，有的说是“逃避现实疗法”。另外一些从希特勒德国逃生的犹太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好像基辛格总想摆脱纳粹给自己留下的精神创伤，以免使人觉得他的外交观是受个人经历所支配，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然而，即使在疯狂的德国度过的岁月曾在少年基辛格的心灵里留下过什么印象，也早已为他后来的各种经历和成就所磨灭了。

基辛格一家到美国以后，住在纽约曼哈顿北头华盛顿高地的一座公寓里，那里是一个日益扩大的德国难民聚居区。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些中产人家，居民的血统和宗教信仰五花八门，其中有许多是一两代以前从沙皇俄国的反犹大屠杀下逃出来的犹太移民，他们入了美国籍，并已在美国家庭生儿育女。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形形色色的社会里，新到的难民也是一眼就识别得出来的。他们男的穿着色调灰暗的衣服，女的则是 30 年代德国所流行的那种

近乎男式的装束。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许多犹太移民来说，这些新到的难民也是外来人。宗教信仰固然一样，文化教养却不同。那些从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区逃来的人，大都是工人，他们讲犹太语。而从德国来的犹太人则可以抬出德意志帝国（他们曾经以为这个帝国承认了他们的地位）的几个最有名的学者来夸耀一番。他们的第一语言是德语。早先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对于从希特勒统治下逃生的难民的苦难虽然深表同情，但他们难以忘怀 19 和 20 世纪交替时期他们初到美国时，那些比他们更早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对待他们的那种傲慢态度。

基辛格一家要变成美国人那样，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语言、工作、学校，一切都是新的，不好办。基辛格的父亲发现自己原来在德国的学历到纽约后并不怎么吃香，只好凑合着当一名办事员，这使他灰心丧气。基辛格的母亲保拉·基辛格精于烹饪，正因如此，家道殷实的犹太移民在操办什么事情时总是请她下厨帮忙，她的名气也就渐渐传开了。从最初为附近邻居们偶尔帮帮忙开始，后来发展成为一项专业性的职业。保拉开始承办“犹太教坚信礼”、婚宴甚至一些非犹太人家的节日酒宴。事隔多年，当基辛格在学术界成名以后，她还偶尔重操旧业，帮老主顾做上一席好菜，不过这时她改用了个当厨师的假名，而不再用“基辛格太太”这个称呼了。

孩子们到美国不久就都上学了。基辛格当年便插入了乔治·华盛顿中学的秋季班。根据学校档案记载，这名新生“有语言上的困难”。由于语言方面的“困难”，他在该校期间一直很腼腆，感到孤独。虽然后来他在掌握和使用英语方面博得了全世界外交家的赞赏，可是他的口音却直到成年也改不过来。一位德国出生的朋友曾说他是“很滑稽的巴伐利亚腔，而不是普鲁士口音”。他多年后还说：“我对于这一点，是深有自卑感的。”